

天源煤矿:军阀曹锟淘金地

上世纪二十年代,“天源公司”在章丘建立,成为章丘最大的矿业公司。但它的真正投资人却不为外人所知,直到解放前夕才被披露于报端。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军阀曹锟。曹锟其人,在民间口碑不佳,提起他的名字,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贿选丑闻”,但曹锟也有常人不及之处,如他的经商才能,他与近代的商帮多有往来。

翟伯成

曾有三千员工,年产煤40万吨

“天源公司”是在“天成公司”基础上创建的。1916年,在埠村山老坡崖,石宝山等人开了一个矿井,占地529.4亩,因无矿照,不久就停工了。1917年,石宝山在原煤矿基础上,领到山老坡崖8平方公里的煤矿试探权,以10万元股本正式组成“天成煤矿公司”。

曹锟为袁世凯手下的军阀,也广泛涉足工商业,其子蔡仁甫自幼习商,颇知煤矿开采技术。早年,二人就对山东煤矿采掘颇有兴趣。他们

多方了解,经查阅有关煤炭矿源资料,了解到济南附近章丘南部一带有煤田,储量丰富,尚未正式开采,于是商定筹资建矿。1918年,以曹锟为资东,又有李绍等人加入新股,在木厂涧(今旭升乡)附近的靴筒地投资60万元,创办了当时规模最大的“天源煤矿公司”。正式领到采矿照20平方里,改组“天成公司”,矿区扩大到山老坡崖、陈家林、靴筒地(木厂村东南)和苗家林等地,开始了机械化生产。全矿工达三千人,年产煤40万吨。

残酷压榨矿工,煤炭曾运往日本

到1921年,蔡仁甫正式从北京调来。上任伊始,他便主持修筑了从矿区到明水长达30多里的小铁路,他任职期间,天源公司发展到鼎盛时期。公司董事开始是石宝山,这时已换成了敬臣,总矿师是王希范,为人厚道。机工头目是宋希尧,天津人,车工负责人叫张连之,河南人;还有一位英国专家,负责设备安装、机器修理等技术。全公司除了经理和8个矿师以外,其他人员可分为井上工、井下工和巡警队三部分。井上工又可分为拥车工20多人,装车工10多人,锅炉工50多人,机工20多人,建筑工30多人,木工20多人。井下工有几百人。矿工大部分来自附近农村,多是贫苦农民。每年9—12月份是煤炭生产旺季,出炭最多,夏季是生产淡季,出炭较少。矿工劳动强度极大,井下工更是如此,生命安全毫

无保障,除了风井之外,没有什么安全设备。在井下拖炭、掘炭,每班必须完成“把头”规定的作业任务,否则就要受罚。井下工都赤身裸体,拚命干活。上窑后,浑身乌黑,很长时间没有浴池。五十岁的人就折磨得不能干活了,很多人积劳成疾患肺病,矿上每天总有几十个病号,有的生病爬不起来了,“把头”还打着他们去干活;实在不行了,就把他们赶出矿去。病号被赶出后,得不到医治,多贫病交加。当时有歌谣曰“进了天源矿,阎王记了账”,即为当时矿工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天源公司就是靠这种残酷的剥削方式,榨取矿工的劳动,积累资本,扩大再生产。为增加产量又新辟井筒5口。所产煤炭除少量销售当地外,大多数运往济南、青岛。曾有一段时间,大量运往日本的三菱井公司。

因债务涉诉讼,曾被法院查封

1928年,“天源煤矿公司”经营不佳,发不出工资导致工潮迭起。其中共产党员郭恒祥领导的矿工罢工声势浩大,他组织天源公司的矿工,成立了“天源公司炭矿工会”,后改为“章丘县矿业产业工会第三分会”,有会员一百六十多人。他们选出工人代表,针锋相对地与天源公司交涉斗争,罢工持续约一个月,王希范代表天源公司将百分之三十的工资,发到了工人手里。这时,济南“五

三惨案”爆发,胶济铁路沦于日本人手中,使煤炭运输遭到梗阻,遂于9月宣布停工,人员设备并入山老坡崖,从矿区通明水的轻便铁路亦随之移去。

天源公司自1928年停产以后,因债务致涉诉讼,遂被法院查封,直到1934年2月7日,几经调处,债务双方相互谅解,撤销诉讼,所欠旧债截至1932年计大洋2094523.72元,自1933年1月1日起不计利息。其偿还办法由公司另招新股恢复业务,以

“落鹰石”的传说

“落鹰石”被李开先誉为胡山八景之首。它独立于胡山西侧的牯牛峰南侧。说它是石,其实是座几十米高的锥形小山峰,上半部有飞禽穿越的巨大无形石门,顶部有块巨石。

因为这落鹰石是胡山山神的居所,所以传说每隔60年,山神便召集鹰群在此聚会,胡山山神其实也是一只大鹰。相传,北宋熙宁年间,章丘城北的女郎山上住着一个道士,叫穆子衡。此人为人正直,专心学道,总是救助山下村民,因此颇受敬仰。有一天,穆子衡正在静坐,忽然有一只白

鹤盘旋而下,口吐人言:“胡山有千年人参,你吃了它便可成仙。”说完后,白鹤便飞走了。次日,穆子衡赶往胡山。刚上山,突然下起了大雨,穆子衡赶紧找地方避雨。就在他着急的时候,突然发现山林深处有一间茅屋。穆子衡便跑过去敲门,一个白胡子老翁打开了门。

穆子衡把自己寻参一事告诉了老头。没想到老头说:“我也是寻找人参的,住在这里已经三十年,却从来没有找到。恐怕这胡山上根本就没有人参!”穆子衡顿时有些失望,打消了寻找千年人参的念头。

等到雨停了,穆子衡向老翁告辞。老翁拿出一件黑色衣服,非要送给穆子衡当礼物。穆子衡推辞不过,只好穿上。突然,穆子衡觉得那衣服越来越紧,而且和自己的皮肉长在了一起。转眼间,穆子衡已经变成了一只黑鹰。这时,只听老翁笑道:“我便是那胡山千年人参,本为胡山山神,因修行圆满,已成神仙。我看你素有品行,便骗你入山,继我之后为胡山山神。从此之后,你要永远守护着胡山和这里的百姓。”说完,老翁化作一只白鹤飞走了。从此,黑鹰便成了受人爱戴的胡山山神。



军阀曹锟

每年所得余利按成分配所得偿还。协议既定,遂于1934年3月同协大实业公司订立垫款代办合同。天源公司由协大公司接办代管,此后经营红利依照合同按成分配。

1934年3月,“协大”与“天

源”订立代管合同后,投资24万元正式开工。代总经理为魏致治,协理为柯文泾。为便于“天源”、“协大”交涉起见,在济南设有天源煤矿办事处。这个时期的天源公司处于维持发展时期。

日寇侵华时期,公司日益衰落

1932年,原“天源公司”机电工程师宋希尧等又来靴筒地设矿,恢复“天源公司”,但规模、设备、生产远不如过去。到1937年日寇发动“七七事变”,12月24日济南沦陷,日本军部对胶济铁路线煤矿立即施行军事管制,加紧掠夺沿线经济资源,煤炭被列为重点开发产业。据1938年矾部相夫所撰《北支那经济大观》统计,1937年胶济铁路沿线年产煤炭为310万吨,而章丘的“天源公司”和“旭华公司”为重点产煤矿。

“七七事变”之后,“天源

公司”日趋衰落,首先停产的是靴筒地煤矿。曹锟也于1938年5月16日因病去世,终年76岁。临终前,曹锟握着女儿曹士英的手说:“台儿庄大胜之后,希望国军能乘势恢复失土,余虽不得见,亦可瞑目。”重庆国民政府有感于曹锟在沦陷期间,忠贞不屈保持晚节,特追赠其为陆军一级上将并颁赠“华胄忠良”匾额一方,以示褒扬。到1945年,日寇投降,由于各种原因,整个“协大”决定停业,人员遣散,矿产做了处理。历时三十年的“天源公司”就终于结束了。

征稿启事

为了给章丘广大喜爱摄影和文学创作的读者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今日章丘》特开辟《绣江亭》专栏。《绣江亭》主要包括“我拍我秀”、“章丘地理”和“名人轶事”等栏目。其中,“我拍我秀”主要是为广大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投稿图片可以是章丘的风景、人物,也可以是一些有趣的或感人的场景;“章丘地理”主要是介绍章丘本地的一些老街老巷、古镇村落、山川河流,以及和它们有关的故事传说;“名人轶事”则主要是介绍章丘名人一些不为人所熟知的故事。另外,喜欢文学创作的读者也可以将自己创作的散文、诗歌等发给我们,我们将择优刊登。投稿邮箱:qlwbjrzq@163.com。

佳节情

吴振德

春马早发意更浓,
元宵雪打丰收灯。
炎黄子孙视如故,
同舟共济骨肉情。

闹元宵

吴振德

春雪闹元宵,
灯红花树明。
鼓舞舞龙狮,
普天欢乐庆。

赞百脉泉

吴振德

气蒸日月水煎泉,
珍珠串串沸声欢。
不分梅、墨、龙湾湖,
“西魁”知趣礼让贤。
“泰沂”东去亲江海,
脉冲回流地官染。
峨嵋山下谁胜出?
“天下奇观”唯“东冠”。

《大风》

葛小明

天还没亮呢
落叶又一次被冻醒
漂泊多年,早就习惯了凄冷
陌生的房子
更陌生的天空
没有一个时刻
比这更遥远
再添几笔也是徒劳
故乡渺渺
无枝可依
风赶着万家灯火
艰难爬上屋顶
吹瘦了老家的月亮

《月落无痕》

葛小明

月亮还没升起
夜已经包围村庄
救援随之展开
甚至比厮杀更为惨烈
到处都在点灯
到处都是告别
来者匆匆
没留下性别和血
毁灭过后
老故事堆满街
像碎瓦片一样
我是春天的弃儿
有人的地方就有废墟
一些人走了
一些人不敢走
我不敢突围
外面的世界更加荒芜



章丘胡山落鹰石 王军 摄